

以西胡校尉楊宣爲刺使。」西域都護疑即魏晉時之西域長史，與戊己校尉，玉門大護軍爲三營。可證在咸康元年張駿假節涼王時，僅改名號，而駐地未改。故咸康元年沙州刺使楊宣伐西域，以張植爲前鋒，進至流沙，疑即白龍堆之沙磧也。前涼錄又云：『張植爲西域校尉，以功拜西域都尉。』按「西域都護」「西域都尉」與「西域長史」是否爲一官之異名，雖不可知，但相信其職位必相等。疑晉之稱長史者注重屯田治民，蓋沿曹魏之舊。張駿改爲都護或都尉，注重治軍，故稱營。營，軍壘之號也。若然，是咸康元年爲西域長史或都尉者爲張植。又據斯坦因所獲文書中有『西域長史張君座前』之語，（五）是否即爲咸康元年之張植，抑爲天錫朝西域校尉之張頎，雖不能判定，但由咸康元年至前涼末王之天錫，西域仍繼續設長史或都尉，似可確信。若然，是樓蘭故地之放棄，當在前涼之末，即紀元後三七六年也。至苻秦滅涼，中西接觸移轉於鄯善車師，而此地遂荒廢矣。

三、鄯善與中國之交涉及其衰亡 自苻秦滅涼，擁有涼土，兼制西域，西域諸國亦相率朝秦。晉書載記苻堅傳云：『建元十七年，車師前部王彌寘，鄯善王休密駄朝於堅，引見西堂，悉依漢法。並請依漢置都護故事。若王師出關，願爲嚮導。』云云。又建元十八年，以饒騎將軍呂光爲持節都督西討諸軍事。十九年春，軍發長安，加鄯善王休密駄使持節散騎常侍都督西域諸軍事。車師前部王彌寘使持節平西將軍西域都護。率其國兵，爲光嚮導。是爲鄯善與中國復有交涉之始。及苻堅敗於肥水，領土瓦解，不復能控制西域。以建初二年，鄯善王一度遣使貢獻方物於西涼李嵩，然亦無多交涉。玄始九年，沮渠蒙遜率衆攻敦煌、滅西涼。鄯善王比龍又入朝於蒙遜，西域諸國皆相率稱臣。當五涼之互據甘肅也，拓跋魏亦雄張於山陝，漸次向西北拓展。時沮渠蒙遜擁有涼土，史稱北涼。在宋元嘉十六年，魏太武帝破涼州，沮渠牧健被執，其弟無諱奔敦煌。十六國春秋云：『真君初（宋元嘉十八年），無諱謀渡流沙，遣其弟安周西擊鄯善，鄯善王比龍懼欲降。會魏使者至，勸令拒守。安周與戰，連旬不克，退保東城。明年無諱將萬餘家棄敦煌，西就安周。未至，鄯善王畏之，將四千餘家西奔且末。其世子乃從安周，國中大亂，無諱因據鄯善。』時鄯善之北高昌爲涼州人闕爽所據，鄯善之東敦煌爲西涼後裔李寶所據，